



源於奧運 李漢源

走過奧運的日子——漢城

88 年漢城奧運，香港 TVB 派出 28 人龐大（當時）的製作隊伍，前赴韓國去製作奧運節目；這次也是負責替 ABU 亞洲廣播聯盟製作節目給亞洲區電視台使用播放，及協助內地中央台製作節目。當時有兩條衛星專用頻道，已經比對上一屆好多了——可以自主決定傳送項目，不用受其他人干預。另有兩隊單機攝影隊去負責拍攝花絮及運動員訪問，在製作方面可以說是香港對奧運開始了全面立體的報道方式。

奧運電視製作是世界最大型的製作，香港今次也是歷史上派出最多（28 人）製作人員前往，但比起美國電視台（NBC）超過 1,200 位工作人員來說，真的小巫見大巫。內地中央台當時派出也只是 26 位工作人員，如要比較當然是很困難，無論在製作方式、製作內容、製作規模分工，都截然不同，而時至今日，中央台已開始達到了國際水準。

奧運的電視製作，是由國際奧委會轄下的製作公司負責，每一個項目的比賽，都由奧委會負責製作國際訊號送到當時國際廣播中心 International broadcast Centre（IBC），全世界各國電視台會在 IBC 收取每一個項目的訊號，然後各自編排送回自己國家轉播或直播，奧運多個項目會在同一時間舉行，每個國家地區，就要選擇適合自己的項目或自

己國家運動員比賽的項目，經專用衛星頻道傳送回國；另一些比較偏門的項目或初賽項目，大會是沒有製作，電視台就要自己想辦法去拍攝製作，而香港運動員很多時在初賽後就畢業，所以我們必須拍攝比賽過程，不然香港觀眾就無法看到香港運動員比賽，奧運會是一個極複雜的電視製作，通常要在奧運舉行前兩年計劃，估計香港運動員有機會參加哪些項目，要在哪些項目場地預留放置攝影機位置，在廣播中心預留所需地方，帶什麼器材，多少條專用衛星頻道等。

這種專業術是需要周詳的計劃去安排，也明白到了美國 NBC 電視台為什麼需要派 1,200 工作人員到韓國製作奧運。

當年百米世界飛人加拿大運動員 Ben Johnson 服用禁藥，公佈被取消金牌後，他馬上離開韓國返回加拿大。當時香港電視台沒有他離開的片段去報道，但在廣播中心看到美國電視台有詳盡的報道後，就馬上問他們借片段，而他們亦很樂意，Ben Johnson 離開醫院、宿舍，在路上往機場，到移民局上機等片段，全部都有提供。所以在香港播放時，整個特寫都非常詳盡及具有豐富的畫面。期望我們日後所有的電視節目製作，都能像 NBC 一樣有詳盡的安排。

下次到 92 年巴塞羅那奧運了……



方寸不亂 芳芳

首戰花藝世界盃

香港花藝大師 Solomon 在國際賽事經常獲得金獎，每當捷報傳來，一眾朋友、學生無不為他歡呼；雖然得獎無數，歡呼還是停不了。

全球花藝界最頂尖的賽事，2019 花藝世界盃三月一日在美國費城開鑼。香港首次派出九人競技隊伍參賽，領軍的是香港花藝設計師梁靈剛（Solomon）博士。

來自二十四個國家和地區的選手，將在「架構的協調性」、「色彩的力量」、和「鮮花的力量」多個主題上比拚。香港首戰花藝世界盃，能否一戰而勝則是後話，但梁靈剛博士信心十足，多年來他個人已贏得不少世界賽事獎項，有豐富的比賽經驗，更有廣闊的國際視野。

梁博士表示，他的團隊將會穿上帶有香港飛龍標誌以及「亞洲國際都會」口號的制服，帶着一份作為香港人的驕傲和使命，通過花藝，把香港的活力和創造力，展現給全世界。他們出賽的設計作品，將以香港的民間智慧建築為基礎，配以自然物料，展現香港強韌的生命力、靈活多變的現代感和東方美。

他認為，香港是國際大都會，中西文化薈萃，藝術積澱深厚，香港的花種特別，在這樣的文化背景滋養下，香港的花藝界人才輩出，作品的創意涵養，經常為國際花藝界帶來趣味和驚喜。

香港隊能否一戰而勝？梁博士認為，入圍世界盃已經很光榮了，能夠在世界舞台推廣香港藝術，才是他們的重點。有些人想到要做某些事，還未有確定目標，未必會付諸實行；他則對自己想做的事很堅持，就會把握時間去做。透過今次出戰，為香港人帶來正面的訊息，對自己事業理想要有堅持，才能有所收穫。他希望在今次花藝世界盃，除了展現香港藝術風采，還有香港人堅持不懈的奮鬥特質，請為香港隊打氣。



百家廊

朱海蘭

那日，剛剛把衣服晾曬到陽台的幽蘭，一抬臉，就看到一隻如鴿子般大小的鳥兒，突兀地落到了自己家陽台外面的護欄上。幽蘭看到那隻鳥兒真的非常漂亮，脖子上圍着黑白相間的絲巾，絲巾外露出的羽毛卻又有點美麗的暗紅，周身的羽毛是銀灰中間中鑲嵌着白色的流蘇，尤其那雙圓圓的眼睛漂亮極了。幽蘭不動，那鳥兒也不動，眼睛裡充滿警惕、探索和防範。幽蘭怕驚嚇到這隻鳥兒，急忙悄悄讓自己的身體向後退，然後把整個陽台的空間讓給了牠。

幽蘭從百度裡知道，這隻鳥兒的名字叫斑鳩。可奇怪的事情是，幽蘭在一個星期內，在自己家的陽台上一連遇到了這隻斑鳩三次，牠第一次與幽蘭相遇的時候，是警惕的、是恐慌的，可當第三次遇見的時候，牠對幽蘭再沒有了害怕與警惕，因為牠發現幽蘭對牠沒有任何傷害和敵意。

轉眼已是五月下旬，又是夏雨來臨之前的悶熱，趴在桌子上寫作業的女兒跑出來對幽蘭喊道：「媽媽，我們開空調吧，太熱了，實在讓人受不了。」幽蘭便跑進女兒的房間，因為第一次開空調，幽蘭習慣性地跳到女兒臥室的窗台前想向外望一眼空調主機，當幽蘭這一眼望下去後，她驚訝地發現，正對着女兒臥室窗台的空調主機和窗台之間的那點縫隙裡，居然臥着一隻大鳥，那鳥兒明明就是最近常看到的斑鳩。那鳥兒也聽到了一窗內的動靜，抬臉也望向了幽蘭，當牠看到幽蘭正望着牠的時候，牠的眼睛裡雖然有驚慌，卻始終沒有讓自己的身體動一下，幽蘭再仔細看，她發現鳥兒的身體下面竟然有幾隻鳥蛋。此時的幽蘭從內心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是斑鳩夫妻在自己家做了窩。

幽蘭讓自己的身體慢慢倒退，離開鳥兒的視線，對女兒說：「寶貝，怕以後你的房間不能開空調了，因為空調主機旁邊有鳥媽媽在孵小鳥，如果我們開了空調，主機嗡嗡地一響，就會把鳥媽媽嚇跑。」這次發現讓幽蘭驚喜不已，可卻又擔心無比，鳥兒孵蛋的時候，自然是不能覓食



鬱台客聚 伍采呆

今年立春早，農曆新年還沒到，春就已經立好了。

粵地連續晴了好幾個月，立春之後，仍是每日的藍天白雲太陽，讓被雨雪天氣包圍的北方人羨慕，卻令身在其中的南方人難受，在乾燥的空氣裏十分想念濕潤的氣息。

元宵節前，老天爺終於應了節，在雨水到來之前不緊不慢地地下了一場雨，雨一下，空氣濕潤了，泥土濕潤了，田邊地頭的植物們在一夜之間都鬱鬱蔥蔥地長起來了。我和閨堂趁着雨後初晴到河邊散步，便眼尖地發現了空地上那一大片彷彿在一夜之間冒出來的白花菜苗。作為資深吃貨，兩人是一連一片野菜藥子也不會辜負的，趕忙一人掐了一大把的嫩苗抱回家，仔細地洗了，燒了開水，把菜苗丟進鍋裡灼熟，出鍋後用生抽一淋，便是一道清新無比的美味。白花菜苗微苦，細心地咀嚼之下，卻又帶着一絲甘甜，有着春天的味道。

換作小的時候，白花菜我們是不吃的。白花菜又叫白花鬼針草，很賤生，路邊隨處可見，

的，如果牠餓了怎麼辦？此時的幽蘭想起自己小時候媽媽餵小雞的場景，媽媽總是喜歡把小米用開水泡上一夜，然後把這些泡開的小米放進一個碗裡，讓小雞們吃。幽蘭也急忙把自己家的小米泡了，給這隻孵蛋的斑鳩吃，可幽蘭把小米悄悄撒到窗台的時候，那隻斑鳩並不吃她給的食物，也不喝幽蘭用心幫牠們盛在杯子裡的水。此時，更奇怪的一幕出現了，突然又一隻大斑鳩飛了過來，讓自己的身體覆蓋在了鳥蛋上，那隻剛剛孵蛋的斑鳩一下就飛向遠方不見了，幽蘭知道，那隻斑鳩是去為自己覓食去了。原來，鳥媽媽和鳥爸爸是輪流孵化自己的孩子的。

大約半個月後，幽蘭驚喜地發現，兩隻可愛的小斑鳩竟然破殼而出了，牠們的身體像剛剛孵出的小雞仔那麼大小，全身上下毛茸茸的，真的好看極了。細心的幽蘭，開始仔細觀察起鳥媽媽和鳥爸爸養育小鳥的全過程。最初，幽蘭俯在玻璃上觀察牠們的時候，鳥爸爸或者鳥媽媽警惕性還是非常高的，牠們會撲梭着翅膀護住自己的孩子，但慢慢地，牠們給予了幽蘭最大的信任，因為牠們已經確定自己選擇的人家就是善良人家，對牠們除了保護沒有任何的伤害。

剛剛孵化而出的小鳥，依然需要鳥媽媽或者鳥爸爸二十四小時來呵護的，所以鳥媽媽和鳥爸爸輪流不離左右地摟着小鳥，一是給小鳥們安全感，二是給牠們小小的身體以溫暖。小鳥出生的第二天，幽蘭正巧就遇到了飛回的鳥爸爸和鳥媽媽換班的全過程，只見飛回接班的鳥兒，向值班的鳥兒恭恭敬敬地就是三個點頭，幽蘭以為自己看錯了，但鳥兒的這個動作，卻久久浮現在幽蘭的腦海中，整個下午，她再不肯離開窗台半步。大約三個小時後，那隻出去覓食的鳥兒回來了，只見牠先向鳥窩裡的鳥兒三鞠躬後，鳥窩裡的大鳥飛去，飛回的鳥兒跳回鳥窩，把口中的小蟲子叨爛餵進了小鳥的口中。就這樣，幽蘭連續觀察了幾天，鳥媽媽和鳥爸爸交接班時都要向彼此三鞠躬，直到一個星期後，鳥媽媽和鳥爸爸一起出去捕食為止。

吃貨的食趣

一年四季都在生長，是藥舖裡極受歡迎的一味中藥。暑假時間長，勤快的孩子便到處去拔鬼針草，大捆大捆地拔了回家曬乾，再背到藥舖裡去賣。鬼針草賤生，藥舖收購的價格也賤，只得幾分錢一斤，一個暑假下來，能賣到三五元零花錢即算是不錯。大人都很支持勤工儉學，卻不支持小孩去拔鬼針草，大多是因為孩子們把零花錢掙到手了，母親們洗衣服的時候面對沾滿「鬼針」的衣服都煩惱得想哭。

春天的野菜很多，蒲公英和薺菜是餐桌上最常見的。蒲公英多用來涼拌、清炒和白灼，也有用雞蛋炒着吃的，還有吃得精細一點的，把蒲公英切碎，加上炒香了的花生碎，用芝麻醬或是花生醬拌着吃，吃得滿嘴生香。相比之下，薺菜的口味就比較大眾化了，薺菜春卷、薺菜餃子、薺菜煎蛋、薺菜肉餅、薺菜豆腐羹等等……春天吃薺菜是吃貨們樂此不疲的食趣，長此以來，薺菜簡直被大家從野菜吃成了「家菜」。

馬齒莧是我最愛吃的野菜，大抵是因為我喜歡吃葵瓜子，它又叫瓜子菜的緣故，亦是因為



七嘴八舌 小臻

逃避不如面對

這周社會上最熱議的時政話題是中央政府公佈了《粵港澳大灣區

發展規劃綱要》，為大灣區發展訂立明確指引和方向，亦為香港的長遠持續發展揭開新一頁，由於涉及不同行業和專業未來的發展機遇，受到社會廣泛重視，特首林鄭免不了被議員質詢。傳媒用質詢其實太不禮貌，特區領導人竟然經常被議員「質」，她應該是來解答議員的疑問。當然議員就成日「質」她。

看到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質詢特首的「表演」其實已經沒甚感覺，只是發言反映人的心態仍舊「大香港主義」未轉過來，筆者身為香港人當然也很愛這城市，以作為港人為榮，但這與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沒有衝突。影響當然有，已可預料雙方溝通磨合中仍會發生很多矛盾，始終是不同社會制度下成長的人，思維不同，處事手法不同，然而世界潮流就是不斷向前發展，有些是不以人的意願轉變的，正如互聯網發達將許多傳統文字媒體行業重創甚至淘汰，網購令不少貿易和百貨公司關門，許多傳統工業家、文化人也面對這殘酷的改變，臨老要學新事物「轉型」。那總不能怪別人步伐太快，只能叫自己加速。大家不要覺得別人逼你去融入粵港

澳大灣區發展，而放棄香港，你可以不去，只是提供多一條出路，多一個選擇給有心想創業，或想有更大市場的人。香港就這麼細了，人愈來愈多，工作機會少競爭大，隨時失業，你總要工作生活的，有路總比沒路行好。

人要面對競爭，國家、城市一樣要，應付競爭當然辛苦，甚至惡性、良性兩種都存在，但拒絕競爭、孤芳自賞只會害死自己，要政府保證這保證那是不切實際，人為因素太多，還是早點學習面對。

至於會否成為大灣區領導者角色當然要看香港人自己的能力和質素，目前比別人好條件不等於永遠比人好，若不發奮一樣落後；同其他大灣區城市和人競爭是必然的，要取得成就就需要有種優勢互補、互利共贏的心態。就算沒有大灣區內的城市同你競爭，全球各國也同你爭創人才，避得一時避不了一世。中央支持香港做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好機遇，你用智慧去保住這，否則你不要別人要，香港要保住國際城市的地位和聲譽得靠自己努力！

台灣未來若不再由「台獨」政黨掌權的話，兩岸政治問題解決了，他們肯定快速起飛！看高雄市就知，他們要重振聲勢的決心很大，到時四小龍再現，希望不要少了香港。

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一個心愛已太多了

女孩子名字叫心愛，應可想像她出生後，多麼受到父母寵愛吧，可是日本就有個年僅十歲名為栗原心愛的小女孩，遭遇慘過日治時代囚犯（其實日本對自己士兵也同樣殘忍），竟然受盡父親無理懲罰，由早到晚不許她坐臥，寒天還凍水淋頭，不時無故鞭打，連飯也不給吃，折磨至死後驗屍，胃部居然空空如也。

這個飽受慘無人道虐待的心愛，原來是男人前任棄妻的女兒，初出生時，也許夫妻感情良好，視女兒如珠如寶，不到兩年，夫妻感情有了變化，女方離去之後，男人恨妻及女，心愛便做了無辜的代罪羔羊，可怕在狠父虐待她時，繼母不但沒有勸止，丈夫打女出氣，她反而對人說，慶幸自己可以避免受虐，多令人可怕的想法！

日本 15 年來虐童案件首次破八萬，香港呢，去年數字也大增百分之十八，施暴者還多是家庭中成員，其中還有個自古以來愛孫如命的外婆，就算虐死五歲臨臨的是繼外婆，這個比童話中繼母更惡毒的女人也更令人髮指。

香港虐童案上升百分之十八的數字，相信大半包括過去三娘教子式的打打手板，或者傳統廣東人所說的藤籐枝猪肉（意指藤鞭打屁股），說實話，孩子過度頑皮，也真教大人沉不住氣，過於嚴峻的西



■十歲的栗原心愛遭父虐待致死。 網上圖片

東西方審美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繼年前意大利著名時裝品牌 Dolce & Gabbana 因為發佈一段名為「起筷吃飯」的廣告涉「辱華」成分，遭中國網民群起攻之而不得不下架兼公開道歉後，最近，西班牙時尚品牌 ZARA 也惹「辱華」風波，因為它發佈的新彩妝產品宣傳照片中，所用的中國模特兒李靜雯滿臉雀斑，令人感覺不舒服，有網民批評它「醜化亞洲女性」，乃至「侮辱中國人」。

但我看了那一輯照片，當然不太喜歡那些雀斑（更不喜歡那張艷唇），那純屬審美口味，卻完全沒有「受辱」的感覺。

九年前，當劉雯（Liu Wen）得著名美容品牌雅詩蘭黛垂青，成為首位獲簽約的亞裔模特兒——那張代言人合約不但意味着有豐厚的穩定收入，更是地位更上一層樓的象徵。事實上也是，兩年後，她成為《紐約時報》筆下「中國第一個超模」；再過一年，她成為史上首位進入《福布斯》年度模特兒收入排行榜的亞洲面孔，排名第五……

然而，當時我看到雅詩蘭黛打重本為她包裝而隆重推出的彩妝廣告照片時，我也看不到她「美」在哪裡。那張看上去又冷又酷的單眼皮臉孔，除了那紅艷艷的嘴唇外，實

在沒甚吸引力。然而，這卻是品牌需要的效果或美感——口紅。

在時裝界，模特兒的作用不是展示自己的美，她只是活動的衣架，用來襯托主角——衣服的美；而在彩妝界，模特兒的面孔也不是要予人美感，而更像是一張供粉底、胭脂、眼影和口紅等展示的「調色板」。

這張面孔有沒有美感，不是重點，由它呈現出的美容品的質感才是關鍵，而模特兒的價值也在於此。這也是名模或超模和影視明星的分別——雖然後者也不完全講顏值，還要有演技。一般的網民當然不知道這一點，他們只是純從感覺出發，但動輒將這種個人感覺上網上線到民族感情，乃至「辱華」層面，則大可不必。

何況，這還牽涉到東西方審美情緒的異同。李靜雯臉上的雀斑令國人不舒服，但在西方，比如位處地中海的西班牙卻卻是代表陽光美感。在時尚界，不但有「少即是多」，還有「黑即是美」的美學主張，不少西方人還專門去曬得一身金銅色皮膚，以示健美，那跟日光浴有直接關係的雀斑正是這種美的惡搞，體現自然之力、個性之美。這既是審美之別，也是文化之異，跟「醜化中國人」沒有關係。